

林文月〈遙遠〉

我坐在這張室外用的塑膠椅上眺山望海，恐怕已經有好一會兒功夫了。

因為原先那一片一片在陽光下耀眼的波浪，現在看起來已柔和得多，而從左右兩側延伸過來的層層山巒，方才分明是清清楚楚，此刻竟有些煙霧朦朧起來。

這張椅子的高度有些不對勁，或者是那新漆過的白色鐵欄干有些不對勁，埋坐椅中，那條橫的白一色，正好擋在天水相連的部位，把天與水硬是隔絕了。我幾次試着把椅子的位置挪前移後，也只是造成分隔線的高低差別而已。如果直挺起腰身坐着，倒是可以看到比較完整的山水景象，可是這樣子太累人，所以最後選擇了把椅子拖到欄干邊的辦法，而且索性將兩臂搭靠在這條白欄干上，有時甚至還把頭枕在雙臂上；側眺山水，倒也別有情趣。

我所以敢這樣恣意採取自己喜歡的姿態看山看海，是因為今天下午整個「雅禮賓館」突然變得空寂無人的緣故。那些經常在早餐桌上見面的過客們——有東方人，也有西方人，白皮膚者有之，黃皮膚者有之，更有棕色皮膚的來自各地不同的人——不知為何，今天下午忽然全不見了。猜想：也許有的人正在演講；有的人正在訪問；或許也有人到一小時車程之外的城區去購物觀光也說不定。天氣這樣好，實在沒有道理守在這個房子裏。但是，我自己竟然在安排得十分緊湊的節目當中，意外地撿到這一整個下午的空白。

午餐後，曾小睡片刻。真是有些不可思議，在臺北經常失眠的我，居然會跑到香港來午睡。大概是連日來天天會見各種各樣的陌生人，無形中增加的心理緊張，今天突獲鬆弛的關係吧。

午睡後，覺得精神爽朗無比，便在賓館內四處走動了一下，卻沒遇見一個人；連住在底層的陳嫂那肥胖的身影都看不到，遂上得二樓的這個陽臺來。

起初，我是站着憑欄眺望的。

有人告訴我：在那左右延伸而來的山巒之後，是灣外的海水；海水之外，更有遠山模糊；而在模糊的遠山之外，便是祖國的泥土。我從陽臺下的斜坡順序一路追尋過去，心想：拍打着這山腳下海灘的每一片海浪，應該也往返過大陸那邊的海灘才對。可惜肉眼的視力終究有限，即使像今天這麼晴朗美好的下午，都無法看到甚麼，所能捕捉到的，只是近水遠山，以及一些更遠處的想像罷了。

周遭安安靜靜。

這與我過去匆匆路過所見的香港，迥異其趣。前此，印象中的「東方之珠」，是熱鬧、擁擠、喧擾無秩序，甚至是虛有其表的繁華都市。真沒有想到，如今竟會有這一大片安詳的空氣圍繞在身邊。我捨不得辜負這個新發現，所以挑了這張椅子坐下來。

面對着汪洋一片，水外有山，山外有水，應該引起故國之思，至少也該有些甚麼感慨才對。然而，此刻當我專注於眼前的山山水水時，卻無着意培養正氣或玄思的念頭，只覺得無比鬆懈；於鬆懈之中，又似乎有些茫茫然之感。

這個時候的心境，連自己也莫以名之。好像在想一些甚麼，卻又說不出是在想甚麼，但心中分明不是空洞的；我知道有些情緒自心底深處冉冉升起，但又瞬即飄忽逸去；似乎在懷念着甚麼，然而更像是在忘懷着甚麼。這種心境該如何稱說呢？一時找不著適當的字眼來形容。也許可以說是遙遠，就稱做「遙遠」吧。

六十七年中秋後寫於香港中文大學雅禮賓館